敬由編

敬由編卷之五

明淝上賓子偁纂

唐

高祖舉義師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在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惟復私讐亦為天下耶若為天下未得殺靖乃捨之為岐州刺史或有人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謂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

靖反狀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幸故命告事者乃別疏狀與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失御史名

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爭之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從之命宰相予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帝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帝曰此官清而不要擢侍御史

高年有韋使君仁壽者初爲蜀郡司馬書佐斷獄平

恕所論囚皆曰韋君所斷死無恨至市猶西向爲
仁壽禮佛乃就刑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
制拜仁壽嶲州都督府長史化誨蠻夷歲遣子弟
貢方物
劉仁軌武德初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
尉魯寧者豪縱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
寧暴横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
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
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以愛利爲行元

武民以特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不止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元非盜物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懟允濟過道旁有老姥廬守所蒔葱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内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裝道中行十餘里乃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

取之既而得袍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槀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

戴胄貞觀初以清直擢大理少卿帝深疾選人以詐僞冒資蔭也勑自首不首者罪死尋詐蔭事覺胄當以法流帝怒曰朕勑不首者死而當之流是示天下以不信也胄知勑如是故當之何也胄曰法如是而足臣法官獨不敢虧法耳帝曰卿守法顧欲使朕失信乎胄曰勑或一時喜怒所出法者明

主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以一朝之忿而勅殺之既知其不可而流此所謂忍小忿而存大信善之大者也帝遲回久之慨然曰法有失賴公而正從胄議太尉無忌嘗被召趣入東閤門失不及解佩刀監門校尉莫覺也爲尚書所糾僕射封德彝以無忌過誤當罰金監門不覺察罪死胄駁之曰禮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御湯劑飲食舟船誤皆死校尉於無忌罪同陛下録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刑下復議德彝執前當不移胄爭之曰無忌本首過當重校尉緣無忌

致弁嘗輕奈何舍重而論輕今論情則無忌以失
解扶監門以失覺察亦誤校尉不得獨死詔並貸
冑前後犯顏色守法類如此
李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
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
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仁軌由是免死
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
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
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魏徵曰靖珪皆陛下

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隷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謂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十惡爲御史所劾帝曰昔唐虞二帝以大聖爲天子猶不能化其子況崇一刺史其能使比屋皆不爲不善乎今劾之將州縣互相掩蔽縱舍大罪矣詔自今所部民十惡勿劾刺史但明糾察論如法

裴矩遷民部尚書太宗卽位疾貪吏欲痛懲乆之乃
問遣人遺諸曹一吏受餽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
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紿之因卽行法所謂罔
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爲羣臣言之曰矩
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
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時東都平大赦又欲責賊支
黨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陛下制
詔常赦不免皆原之此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
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脇從罔
治渠魁尚免脇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

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為賊臣彼豈忘陛下哉蓋隔
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代無君然
止稱堯舜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
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
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為
無信欲人之信得乎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疎臣愚
以為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
天下幸甚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
右丞韋悰劾吏隱没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
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

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

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與潛藏云勑追入内行廉不知乃以狀聞朝廷推詰甚急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尉詰之云有人詐宣勑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勒送街中縣尉王璥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服璥先令一胥於案下伏聽又令一胥走報云長史喚璥倉惶鎻房門去於是母子相謂曰必不得承復有私密之語而璥至開門案下之人遂起白璥母子大驚並服其罪

崔仁師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塡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縱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願也及勑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李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武公主貢金過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

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而獲

正觀中衛州版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是夜有取其刀殺逖者却納鞘中三人不覺至曉店人追及刀血狼籍收禁考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常至追店人十五以上皆集人數不足因放散獨留一嫗年八十餘晚乃令出密遣獄典覘之曰有共語者即記姓名來果有一人問使君作何推勘前後三日並是此人捕獲詰問具服與逖妻姦殺逖有實跡三人乃釋上嘉之賜絹二百疋

賈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䋲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有司執不貰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與民導利不用威嚴而弟敦實爲饒陽令政尚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予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

爲洛州長史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始洛人爲敦願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李道裕爲將作少監人告刑部尚書張亮有反謀上命按之亮不服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道裕言亮反形未具不當死上不聽斬之後歲餘刑部侍郎缺上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爲刑部侍郎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令不許臨曰有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入朝不肅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服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囚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

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嘆曰爲獄者固當

如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如鐵石云永徽

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當

死詔羣臣議戮于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

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議王族戮於隱議親也刑

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贓狼扈死有餘咎陛

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

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

張文瓘遷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

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極視事時以執法平

恕方戴冑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因聞其遷皆
垂泣其得人心如此

敬播以儒學遷太子司議郎時置是官職最清近中
書令馬周嘆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有司建
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詔羣臣會議
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
處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
昆季烏有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者乎詔從播議

嚴譔字善思同州朝邑人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數
科及第調襄陽衛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

后罷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李志

酷吏搆大獄以諜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

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

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召拜右散騎

常侍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李志遠典選疾令史受賕多所黜易吏亦斂手有王

忠者被黜放而吏乃謬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志

遠曰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決王忠也吏叩頭

伏罪

楊汴州德幹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鷂不避人

禾禄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鬍頭宦者涕泣
裡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何須犯他百姓
竟不之問

陳善弘爲廣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故與交都督
郎餘慶嘗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敷死獄
中又衷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
設譎不能得其情最後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
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
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
榜掠之餘慶懼服罪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

其暴徙春州

韓思彥授監察御史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劍南益州高貸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勑厨宰飲以乳二人辭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大饑開倉賑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擒眞盜

戴至德爲尚書右僕射與左僕射劉仁軌更日受牒訴有牒訴入仁軌常以美言晤之至德必據理難詰不遽與奪實有結冤者密爲奏辦之或問何也至德曰威福人主之柄何人臣敢預乎高宗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詣至德至德覽未竟嫗曰本爲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授之時稱其長者

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惻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

可繼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鎮岳陽出遊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轝者駐道左男子五人皆縗服隨之公曰遠葬則休近葬則省皆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皆刃衆曰某等不肖而盜謀過江掠貨假有此轝渡者不疑公令刼之則同黨數十先彼岸期集矣

王義方爲太子校書坐與刑部尚書張亮交通謫爲儋州吉安丞改授洹水丞時張亮兒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臨終托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

赤子乘義方之馬身獨步從而還先之原武葬皎
告祭張亮送皎妻子歸其家而往洹水轉雲陽丞
擢爲著作佐郎顯慶元年遷侍御史時中書侍郎
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
理義府悅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又
勑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重按其事正義自
縊高宗特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蠹害政將
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劒成子之義
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雖死不恨義方乃先奏
曰臣聞春鶯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

應聘入有贓而言忠臣去歲冬初雲陽下縣丞耳
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未
幾又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顧視生涯隕首
非報唯欲有犯無隱以廣天聽伏以李義府枉殺
寺丞陛下已赦之臣不應更有鞠問然天子置三
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
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亦不可獨非
皆由聖吉昔唐堯失之於四凶漢祖失之於陳豨
光武失之於龐萌魏武失之於張邈此四帝者英
傑之主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繼聖撫育

萬邦蠻陬夷落猶懼疎綱況輦轂咫尺姦臣肆虐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縊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王出賞罰之柄下移佞寵臣恐履霜堅冰積小成大請重鞫正義死由雪寃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很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劒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能盡忠竭節對敭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

齡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參軍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復仕進

蕭鈞瑀從子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為房玄齡魏徵所重永徽二年遷諫議大夫兼弘

文館學士時有左武侯別駕盧文操踰垣盜藏庫物高宗以別駕職在紀綱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爲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死乃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

未鑒不欲令茲自彰其過所緘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覿引裾側席朱檻與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亦衆多爲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勑然遽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言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于志寧爲侍中時洛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眞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眞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唯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令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案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

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遑胥之絕軌蹈軒項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靡差風雨不愆雩禜報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甄廻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

從之

薛振為黃門侍郎有抵罪者同類數百經赦令獄官評經年不決竟以死論公上疏陳其濫詔百寮廷議獄官及諸宰臣未有所決公酬對如響衆咸服焉上歎息曰幾令我殺無辜之人百寮莫不震懼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艷令專知財物庫正一所須漿水非玉素不可玉素乃夜毒之良久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四十餘事錄奏勑令萬年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主帥魏昶有策略請與舍人家奴選少年端正三人布衫籠

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有何人來覔舍人家奴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付捉馬奴書見在檢之云金城坊中有空宅可居往搜之見婢及投化高麗所盜器具在訊得捉馬奴始謀也奉勑斬於東市

徐有功東海人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叅軍政尚仁愛不忍敲扑民相約犯徐叅軍杖者衆辱之比滿歲不罰一人累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宗室大臣謀已於是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倫用而羅織之獄興吏爭以周內竆詆爲功后又懸

官賞獎誘之朝野惴惴不自保獨有功以寬和為平數犯顏爭枉直太后盛氣以脅厲聲色質詰刑死狼籍侍衛立廷殿者數百人皆縮頸不敢喘息而有功神氣堅定言論明切后數嗜殺知有功正直敬憚之所開宥無慮數十百家酷吏周興等儺覘之劾有功附下罔上故出反者又面欺當斬坐免官后意終重之尋起侍御史有功入見伏地流涕不肯起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於庖廚者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且死是官矣乞免臣官貸臣死后慰諭遣之

中外聞有功復進咸灑然色喜相賀也有功既拜
命疏言臣昔坐重劾微恩謂永不瞻殿陛猥蒙擢
用願以執法酬恩今選曹擬補乘次覥不知愧使
嚚謗盈路刑曹鞫斷猶行酷法亡惻隱心三司及
理匭伸寃使不逮與奪望准臣按劾不旬月當可
勝殘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赦免踰百日復
發者聽補論有功爭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
所以通改過之心啓自新之路也故律告赦前事
以其坐罪之若無過所犯終不自發如許告是令
與律乖也將恩雖下而天下無一夫獲貸者矣乃

除其令潤州刺史竇孝諶妻皇嗣德妃龐母也爲奴怖以妖祟爲禱禳因告龐厭詛當死意以揺皇嗣有功明其非辜給事中薛季昶劾有功黨逆當絞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笑曰豈我獨死餘諸人永不死耶徐歩歸舍食食已掩屏卧熟寐太后故寛之召入見好謂之曰卿比按獄多失出何也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人主之大德后黙然龐得減死而有功免爲民已復起司刑少卿復爲皇甫文備所詆欺而免無何文備坐事下獄有功以平法亭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

之何也對曰文備無死法汝所言私忿我所守法也吾不可以私害公有功以守法故坐大辟者三夷然無憂色赦之亦夷然無喜色不以死生改節如此耶琊王冲遣女奴責息錢貴鄉與尉顏餘慶相聞冲誅死人告餘慶豫冲謀令俊臣鞫治以反狀上雖侍御史魏元忠亦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當死也有功爭曰永昌赦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則支黨也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非法也后怒曰何謂魁首答曰魁

者大帥首者元謀虺貞是巳貞巳伏誅餘慶非支黨而何后意解曰公更思之遂免死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家詔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以經綸當死后貸之俊臣尋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得免死有功從孫秀爲關內覆囚判官鞫訊多全活御史宋遥噍之秀對曰從祖父司刑卿天授中詳理寃獄振雪者七十餘

家令子孫猶困秀其忍以束薪之故自便乎因自
劾去宋謝而留之無何有訟寃者召問狀則他判
官所論也宋欲別白旌之秀曰秀其忍籍人之過
爲巳功乎其愷悌如此宗城潘好禮著論言有功
蹈道依仁不以貴賤死生易節也所聞見今未見
其比於古人其漢張釋之乎客曰何如釋之主人
曰釋之所守者甚易而徐公所行者甚難釋之當
漢文時中外無事獨守法而足徐公當革命之季
酷吏掩義隱賊崇飾惡言而徐公守死明道瀕殆
者數矣而不變詎不難哉故徐公之賢千載未見

其比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曳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為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常調乎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辦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邪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

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
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
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
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
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
仁基咨美其誼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因語曰吾
等可少愧矣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
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
稱平恕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
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謂

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致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數日授侍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自肆仁傑劾奏其惡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借乏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惜有罪虧成法奈何臣願先斥爲羣臣戒本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使攸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

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廪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帝幸汾陽宮爲支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入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五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

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囚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致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是縋而下四

匝成蹊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為功冤痛徹天
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
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以
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
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
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后嘆其長者時太學生謁告后亦報可仁傑曰人
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
書省決事左右丞不拘杖左右丞相不判徙況天
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

凡幾詔邪爲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問即承得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請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公且免死仁傑嘆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爲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少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耶

對曰不承反死答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代署
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還乃
貶仁傑彭澤令邑人爲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
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
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
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
愛仰之復爲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
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杜景儉爲司刑丞治詔獄平恕與徐司刑有功齊名
人所稱遇徐杜必生者也改秋官員外郎按罪已

輒釋武后怒其不待報讓之景儉對曰日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辦定聽待命于外臣以爲奉詔也宰相曰詔爲司刑設耳秋官何與焉景儉曰方布詔時不興臺寺故守之后以爲守法擢鳳閣侍郎平章事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武后時官司刑丞在官不捶撻而事集刑曹有令史受敕三日亡不行欲捶之已而曰我捶汝天下人必且謂汝能撩李日知與汝受杖不得比於人人必共棄汝竟釋不杖吏感悅無犯者時法吏爭嚴酷日知獨平寬嘗議免一囚

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因終無生理
日知曰曰知不去曹因終無死法以狀獻而竟用
日知議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武后高其才張易之
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
辯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
縁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力救將
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
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
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

容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不懌姚璹遽傳詔令出
璟曰令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
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勑二張詣璟謝璟不見
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嘆曰吾
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後詔按獄揚州璟
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
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
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
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
事二張訐乃不行帝寵初爲黃門侍郎武三思恃

悉能數有請於璟璟屢答曰今奉子明辟王宜以俟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産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宮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卽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迨開元初會日食玄宗素服俟變璟曰陛下降德音郵人隱有輕繫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愼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言分野之變與有

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為福又何患乎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勑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為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復假是與為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乎縱數百人

蘇珦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爲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珦裁決明辦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廳事曰此公坐也恨無齒晚不及見垂拱初爲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珦容牒按訊珦推之無狀或言珦助韓魯者后詰之珦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事此獄不足該卿中宗將斬韋月將珦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事詔株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爲獄辭牽逮珦密啓保辯亦會李相開陳帝感悟多所含貸

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

天后嘗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竊矣公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自召洛陽長吏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吏長吏懼謂兩縣主盜尉曰兩日不獲盜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盜不獲必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中遇潮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謂尉曰得盜來矣無名遽進堦曰吾潮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怒吏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

擿伏有聲每盜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爲改危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君吾當復生矣指迷其由無名曰請君聞於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月日且寬府縣官吏以兩縣吏卒盡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問

伺者曰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巡行墓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曰汝用何策而得此賊耶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即知是墓賊既奠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遷秩二等

垂拱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輟合成文詐爲與徐敬業反書告之則天差御史往推光欵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皆不能決或薦張楚金能推專乃令再劾又不移前欵楚金憂悶偃臥窓邊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看之乃見書字補葺而成平看則不覺向日則皆見遂集州縣官吏索水一盆令琛以書投之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服罪勑決一百然後斬之賜金絹一百疋

韓大敏則天朝爲鳳閣舍人時梁州都督李行褒爲

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斂就州推究或謂

大斂曰行褒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二

日禍將不細不可不謂身謀也大斂曰豈有求身

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則天俄又命御史重

覆遂搆成其罪大斂坐推反失情與知反不告同

罪賜死于家

有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先誘藏宣妾云妾將發其謀

宣殺之投尸洛水㭊御史張行岌按之畧無迹狀

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

明乃欲寬縱之邪我令來俊臣按劾汝當勿悔行

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然陛下委臣必須實告若順旨妄族平人豈法官所守則天厲色曰崔宣既殺其妾反狀自然明矣妾今不獲如何可雪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從弟思競多致錢募匿妾者寂無所聞而宣家每議事則獄中告人輒知揣其家有同謀者因詐語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顧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侵晨伺臺側宣有館客是日至臺通消息告者遽言崔家顧客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競乃紿客至天津橋罵曰君陷崔宣引汝同謀何路自脫汝出崔家妾與汝五百緡足以歸鄉成

百年計不然殺汝必矣客悔謝遂引思兢於告者黨獲其妾宣乃免告者伏罪

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時眞定有浮屠爲其徒誣告呪咀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爲后申訴不聽懷古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以希盛旨乎即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誅

馬懷素以進士第累功遷左臺監察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構譎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

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
從曰貞愼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
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
比不宜坐餞㵎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
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耳后
意解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
恕擢修文館直學士
李嶠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直
裴宣禮等罪至族獄上后使嶠覆獄同命者懼罪
請如俊臣訊嶠曰豈有心知其枉不爲申明者乎

是無勇也列枉狀上出爲潤州司馬召入轉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制作皆屬焉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舉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驁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摘其姦贓萬計卒論死部人稱慶刻石嘆頌爲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有能名吏爲語曰不爲侯卿杖秪畏尹卿筆神龍中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當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罪思貞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思貞謂承

嘉曰公爲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
圖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解忿耶承嘉慙怒劾思貞
爲青州刺史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
潛至部嘆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召
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

裴耀卿爲侍中時夷州刺史楊濬以贓抵死詔減死
決杖流占州耀卿曰刺史縣令爲民父母風化具
瞻今使裸躬受笞追辱甚矣死本天下所共惡然
屈挫牽頂民庶嗤笑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
痛恐非所以崇守長勸風俗之意也又雜犯抵死

無杖刑死刑三覆奏乃決今非時不覆而杖之或致非命非所謂寬凡大暑決杖重多死秋冬乃全請自今貸死決杖當盛夏並停則再生之賞恩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決獄訟常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至漏盡則急鳴裴呼為之更雀

李朝隱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龍年功臣敬暉桓彥範為武三思所搆諷侍史鄭愔奏請誅之敕大理結其罪朝隱以暉等所犯不經推窮未可即正刑名時裴談為大理卿異筆斷斬仍籍沒其家朝隱由是忤旨中宗令

貶嶺南惡處侍中韋巨源中書令李嶠奏曰朝隱素稱清正斷獄亦甚當事一朝遠徙嶺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爲聞喜令尋遷侍御史三遷長安令有宦官閭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曳出之睿宗聞而嘉嘆廷召朝隱勞曰卿爲京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乃下制曰夫不吐剛而茹柔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霜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長安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强自遂亟聞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宦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但閹豎之流多有憑恃柔

兗之代必弄威權歷覩載籍常所嘆息朕規誡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賴斯人昔虞延待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稱遺直復見於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爲時屬閼戶政在養人宜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大中大夫特賜中上考兼絹百匹七遷絳州刺史兼知吏部選事開元二年遷吏部侍郎銓敘平允甚爲當時所稱降璽書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出爲滑州刺史轉同州刺史駕幸東都路由同州朝隱蒙旨召見賞慰賜衣一副絹百匹尋遷河南尹

政甚清嚴豪右屏迹時太子男趙常奴恃勢侵害
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為政執而杖之上聞
又降勑書慰勉之十年遷大理卿時武强令裴景
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逃走上大怒令集衆
殺之朝隱執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
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
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
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
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寛暴市之刑俾
就投荒之役則舊勳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

有斷自大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叔草昧忠節定爲元勳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被枉破家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見承嫡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

乞埀天聽應勑決杖及有犯配流近發德音普標
殊澤杖者既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下顒顒孰
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常典
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
乎情罰在必行不在重朕埀範作訓庶動植咸若
豈嚴刑逞戮使手足無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緒餘
超升令宰輕我憲法蠹我風猷不慎畏知之金詎
識無貪之寶家盈黷貨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
違自悠難逭所以不從本法加以殊刑冀懲貪暴
之流以塞侵漁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預經綸佐命

有功締構斯重緬懷賞延之義俾協政寬之典宜捨其極法以寘遐荒仍決杖一百流嶺南

蘇環爲尚書右丞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朝令政式皆所刪正鄭普思以妖幻官秘書支黨偏岐隴相煽詠爲亂環捕繫普思窮訊之普思妻以左道得幸出入禁中韋后庇之詔勿治環廷爭不可帝猶依違環所使按普思者御史范獻忠憤不平挺身進曰環可斬也帝愕然問故對曰環爲國大臣不能立誅逆豎而上煩天聽此其罪大矣請先斬環明普思之辜於是僕射魏元忠前頓首曰環長

者用刑素不枉晉思法當死惟陛下屈恩伸法帝不得已流晉思儋州

鄭惟忠爲大理卿節愍太子與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誅武三思事覺伏誅其詿誤守門者並配流將行有韋氏黨與密奏請盡誅之中宗令推斷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勑令百司議遂依舊斷所全者甚多

李傑爲河南尹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縣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有寡婦告其子不孝者傑

物色非是謂婦曰予法當死無悔乎答曰予無狀笑其悔乃命市棺斂之使人跡婦出與一道士語即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也殺道士內於棺入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於道內恃玄宗婭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耻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誅死乃勑曰夫爲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昕楊仙王等憑恃姻戚恣行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令斬決今

羣官等累陳表疏固有誠情以陽和之節非肅
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懇切朕志從深諫情亦惜法
宜寬與門之誅聽從枯木之斃即宜杖殺以謝百
寮
李尚隱爲監察御史時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
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
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
枉不爲伸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尚隱三入
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
歸重仕宦未嘗以過譴惟劾祗幸臣及坐小法左

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云

韋虛心舉孝廉遷大理丞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居正不撓人服其守景隆中屬羌叛旣擒詔悉誅虛心惟論首長死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荊潞揚二大都督府長史荊州有鄉豪負勢干法虛心籍其貲入官以盧江多盜遂縣舒城盜賊遂衰入爲工部尚書

盧象先器識沉邃舉制科高第爲揚州參軍事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逆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

誅玄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以保護功封充國公賜封戸二百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羣臣稍集帝麾曰助朕者留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投名詔象先收案象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行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象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劍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貞諫曰公當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

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潮州刺
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譴之大吏白爭以
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
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
無事庸人擾之第澄其源何憂不治
王韶孝子傳曰周青東郡人也母患積年青扶持左
右身體羸瘦村里乃斂錢爲助湯藥母痊許嫁同
郡周小君疾未獲成禮乃來見青屬累父母青許
之俄而命終青供養爲務十年中翁姑感之勸令
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並自殺女姑告青害殺收

考遂以誣欵七月刑青於市青謂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旙青若殺翁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既斬乃緣竿上天

出編卷之五終